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録監生臣蕭文鉦

# 四書或問卷十九

宋　朱子　撰

## 論語

###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禄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

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吾聞諸師者如此而胡氏亦云故獨以是言之或乃以為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禄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於日新耶

或問問之説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

問敢問使悪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闘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在殫殘敝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絶其萌芽蹷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

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楊尹發明不失其旨至於范氏以為仁之為道不止於四者則其所謂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吕氏以為四者不行足以去不仁而未可為仁亦非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其間無地可容髮也誠能去不仁矣則非仁而何哉顧四者之

不行方且蓄其念於隱伏之中而未足以去乎不仁耳謝氏所謂四者不行未必不出於仁者以程子之言考之可見其失至謂未足以見仁之本體則又專以知見為言而不察乎操存踐履之實矣

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於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耳張子蓋推言之也曰

諸說如何曰范氏言之詳矣其推士而言以及天子者亦廣矣但以居廣居為有天下之事則非孟子之本意也謝楊之論亦為得之蘓氏引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尤學者所宜深念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范所推為有益於人之國也洪氏吳氏亦為得之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必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或問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仁必有勇未有切當之說惟侯尹庶幾得之

或問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姑為此說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祇從程子范尹之說亦善謝氏過高不實楊則專以枝葉而言聖人之意亦必不然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仁與不仁正當以心為說而范氏皆以君子之行為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呂氏所

謂德心稍懈者得之特所謂公天下私一已者亦未當也仁者固公天下不仁者固私一已然仁不仁之名則不於此而得也謝氏之説善矣然其曰心不在焉不仁也則直以心字訓夫仁者恐亦未安若曰心不在焉則不仁矣其庶幾乎其曰未害為君子者則亦有以啓學者自恕之獘尤不可以不察

或問八章之説曰蘇楊尹氏之説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者之

不足為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如范謝之釋則勞字無所當矣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以春秋傳考之與此有不同者未知孰是其曰子産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用者子産之功也洪氏說亦善洪氏曰鄭小國也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亦重矣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為歉子産潤色而羽不以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胡氏子產之說為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諸家都不論子西之為何人然則何以究聖言之旨歸耶此近好高之論獨吳氏為能考而論之爾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名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管仲

之說則蘓氏為當但人也二字范氏以為盡人道恐非管仲所能當楊氏之說則牽於援据而支離甚矣侯氏說亦迂曲而難通吳氏別為一說未知是否姑存之亦可也吳氏曰荀子論管仲云與之書社三百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則是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也秩秩亦無怨言之意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特范氏欲蒙上章伯氏為說者似非聖人之意蓋上章乃美管仲之功而非美伯氏之安貧也亦不當以是為說矣謝氏引據迂

曲反不若經文之明白而易曉也張敬夫說亦佳張敬夫曰富而無驕不矜于外物者能之至于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為怨也故貧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曰程子侯氏所論怨諂之不同也孰是曰皆是也蓋諂之病甚於怨而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語若相反而其意則各有所主也

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無所見

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

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葢以况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夫子方進子路于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

者而重奬之哉蕃子路晚節末路不復聞斯行之之志而有終身誦之之堅是以自鳴其善而為此固非之辯耳與未見其止者異矣

大率此章之義程子論之已詳而諸說亦不失其旨也

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舊氏得之矣

舊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得之矣

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公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無大異其小不同者范尹以為時人以武仲能存祀為賢故夫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為要君爾初不為能存先祀發也謝氏若以武仲為恃齊以請者亦非也夫子但言以防求為後不言以齊求為後也安得捨其據邑之顯罪而逆探其挾齊之微意乎侯氏又以求後為要亦不察夫所以以防文爾

或問齊桓晉文之正譎奈何曰程子之說密矣然以其

說求之本文則未見其有以發晉文之本心而能使後世慎所舉者張子以譎為婉以事實字義求之亦若未安惟胡說為得之而吕伯恭考之為尤詳文多不能悉載學者求之左氏之書自可見矣

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甞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

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
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
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
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
之為諒者正指名忽而言蓋名忽之於子糾猶石乞
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
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
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

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歟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名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

此者茍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

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楊氏發明程子之意善矣然不明言小白子糾長幼之序則亦略而失之矣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與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曰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

詞云爾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為是說亦可謂鑿之甚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氏以文為仁之著文固仁之著也然以人之所難曉而釋其善說經者呂氏得之為多而其所謂文者必以物相雜為據則過矣侯氏亦

然謝氏所謂無媢嫉上人之心楊氏所謂有禮意皆溢夫本文之意殊不知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惟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范氏三說意亦皆善然以文義考之則當曰其言之不怍可謂難矣然後其說可通今以則為之也難繼之則其意或不出於此也謝氏之說恐亦未然葢本文之意言之為言正指一

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爾今以所言而不作者為不善之事而為之者乃指為道而言則失之矣楊氏最為得之但既以不掩釋為之之義則不必複出之為也三字削而讀之則文意明矣尹氏亦善特所謂未必能為者辭若太緩爾

或問請討陳恒之說曰程子至矣楊氏推明其說亦有助焉至謝氏以為孔子欲以魯伯諸侯而伏大義以卜天意則非聖人之心矣曰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

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名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

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乎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强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又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

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討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强亦將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强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葢當世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者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曰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楊氏發明其意且以孟子

所謂天子討而不伐為證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其相反若是何耶曰孟子之言謂三不朝而六師移之之等耳胡氏乃特為弑逆而言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晉李毅告王濬以為弑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概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據而得

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決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説曰范楊得之但范説不欺故必犯者為小戾耳張敬夫之説亦善張敬夫曰盡誠而不欺犯顔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顔為事亦鮮味矣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焉尹氏之説以犯為主葢謂事君唯能犯然後足以盡其忠誠而無所欺於本文之意雖若小異然亦可以為世之雖無邪心而惟知苟且順從以陷於欺君者之戒顧其辭不足以達

之讀者所當深考也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張呂楊得之范氏上達入於上智以下亦善而前所謂喻利喻義者與謝尹氏皆失其旨矣

或問為己為人之別曰程子之解約而盡矣范呂氏次之程子他說乃其議論之間借聖言以明己意非專為釋此文發意也葢其一則因古今學者之異以明古今習俗之變非獨一事之不同非以古之仕如今

之學今之學如古之仕也其二則因問者之失而姑
荅其大意未暇正其所謂為人者之失其本旨也然
其大意則固無所病矣其三曰成物則固非為人之
謂曰喪己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
也謝氏大意亦善但所謂為人者乃正以成物而言
則失之尹氏所謂為己可以及人者亦善而謂為人
非務本之學則亦未免謝氏之失也楊氏葢本程子
成物喪己之説而推之但專以格物致知者為為己

之學則未盡乎學之道而於為己之意尤無所發明云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者范楊謝尹氏得之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之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事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

或問二十七八章之旨同乎曰大旨雖同而語意所包有廣狹之異不在其位專指在官者而言不出其位

則汎論其理以釋上文之言歟范氏於此得其旨矣

楊氏一之其或有未察乎

或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之說曰諸說皆善矣然以其文義觀之則當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諸說意合如今之文則恐其當為兩事也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欲勉強而使有餘於言也然亦未敢據舊說姑記以俟考焉耳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范氏所謂責已勉人者當矣他語

亦皆善但其曰獨立故不懼則非矣葢獨立不懼之語亦如遯世無悶之云爾今曰獨立故不懼則將有曰遯世故無悶者矣其可乎哉楊謝侯氏論夫子不居之意不同似不必然而楊謝語亦有病葢聖人所不居不必盛德之事其意但欲因責己以勉人耳達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聖人豈反為是而不居哉三者雖備所造亦有淺深如孔子所謂成人者有公綽之不欲則亦仁矣有卞莊子之勇則亦不懼矣有臧武

仲之智則亦不惑矣豈可以其備此而遂謂聖人哉

惟侯氏語近得之然以責己勉人之説推之則又不必以此而後不居耳楊氏謂所自者道而仁知勇之名泯者其老佛之餘乎若如其言則所謂道者為一物而在三者之上矣夫豈有是哉尹氏以自道為夫子之事則在於文義亦有所不通也

或問方人之説曰諸説略同而呂謝尹氏得之謝氏則疎矣侯氏所謂作聰明者似亦太過葢方人以窮理

者未必遽有是心也其術之流則或將有此獘耳楊氏說似渾然者然夫子之云三人行必有我師正為擇其善不善而從違耳非漠然不加較量別白而悉效其所為也

或問三十二章諸說相類孰為最優曰侯尹氏得其要矣范氏充實而有光輝以上尤為詳密但患不強其所不能之患疑衍文耳張敬夫之說亦善張敬夫曰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顧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己知

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文意極踈其所謂先覺之說則得之但為告君之言故於本文之意有不切耳逆詐億不信乃猜防狡險之意而以為心之偽亦非也呂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最為得之其曰燭乎事幾之先者亦善但以為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乎已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如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

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奚遠哉楊氏之說曲折尤備但必以至誠前知為言則亦必於援引之過也夫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曷為其必一歸於誠而匿其知之名哉且至誠前知中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文則初不為至誠發也葢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又不可為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更端亦可見其非事也歟予於集註雖録是說而私以吕氏燭乎幾先之語易其所

謂至誠前知者又易見欺為見罔亦據夫子答宰我井有仁焉之語讀者詳之可也侯氏引舊註為說尤所未安蓋未審乎抑亦之為用耳尹氏章首二句亦未曉然恐其文義有未通也而所謂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則優於諸說耳

或問范尹疾固之說於微生畝無譏焉無乃厚乎曰是欲故為厚而不察乎其問答辭意之不相直也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為

使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若如范尹之說則夫子之對於微生之問為何所當哉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尤為精約謝氏次之若范呂氏以才受乎天德繫乎習則不可謂之知德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而不受乎

天哉若以氣禀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强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鎔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才難强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侯氏所謂力奚與焉者則加焉爾則所謂驥者亦奚以異於駑駘哉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

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

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為己之私意所因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申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

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

矣曰然則諸說孰為得之曰是其大旨則皆善矣謝氏剖判尤為明白但不言其人之當誅而曰誅之亦可葢言有所畧而未備其所謂無怨所謂心不在怨者則又小過於聖人之言而楊氏所謂曲在其中者則辭亦太緩而不切矣至於侯氏不校之云又與聖人之意有大相反者程子之論不校亦正不如此也尹氏之說似矣然又決於情而不要諸理亦未足以盡聖人之意也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

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巳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

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宜深味之張子亦庶幾焉但文勢小倒耳范則疎矣吕氏楊氏亦為得之尹氏蓋祖張子之意謝氏則其過益甚而與夫子之意正相反矣曰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

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曰然則謝氏以為下學人理而上達天理者何如曰既曰理矣則無天人之異不待其學於此而通於彼也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

任其為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

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

此章之所謂命葢指氣質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或問三十九章之說曰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張子以人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曰以古聖賢之迹與隨時之義考之則程子得之而張子又謂聖賢於此迹相似而心不同則亦兼以其時與事言之而不專主於人之優劣也但避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

一國之事或智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飄然事物之外以没其身而不悔此則僅能避地避人之士猶頗有意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為耳故程叔子所謂遠照而謝氏楊氏又皆發明其說亦為有理至尹氏之論避世以舉世不見知為說則是見棄於人無所自容而後去其避之之權初不在我而窮迫不得已之意反甚於避地之人矣豈其然哉

或問張子作者七人之說如何曰是不可知姑存而徐

考之可也然以上下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之意為多耳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晨門之言非知夫子者而范氏以為誠然則失之而諸說亦莫有明其不然者獨楊氏以無不可為言近為得之乃不直以己意發明而必於援引殊不知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己之無不可也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意之異益不若胡氏之說之為當也夫以

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果用之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亦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為而冒昧以苟為之哉范氏他語亦有牴牾不合者如既以可不可為在天又曰天未嘗遺天下其亦踈矣

或問荷蕢之説曰諸説之意皆善但程子謝氏楊氏果哉末之難矣之説范氏斯已而已之語吕氏末之難矣之説范氏尹氏果哉之説於文義為未安楊氏又若以聖人為無心者則流於老佛之意而以聖之時

當其可為言於此章之意亦無所當矣其論晨門荷蕢之優劣則近得之

或問諒陰之說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謂其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其義則今古言殊不可曉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得之楊侯之說相似皆非子張所疑之意然侯為猶優耳曰尹氏

之無說何也曰是或有闕文焉不然則有所諱避於
君前不得免乎君子之譏矣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皆善而程子至矣范
氏敬身之說非是所論堯舜猶病者意雖近是而語
則疎矣謝氏以安人安百姓為擴而大之楊氏以為
推而至於天下平然後為至尹氏以為推而及物皆
若近是而實有可議者葢所謂修巳以敬者語雖至
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

喻而必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乎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

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已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已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已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已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為修已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之

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修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葢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曰吕氏之說不亦三子之類乎曰彼曰進之則未有内外之分也若曰進其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則失之矣但其語意不明終費辭說又所謂不言而信若不怒而威者亦化民之事而非安民之事耳尹氏之說不以修己以敬為所當然之事乃主以施於人者以為言而後反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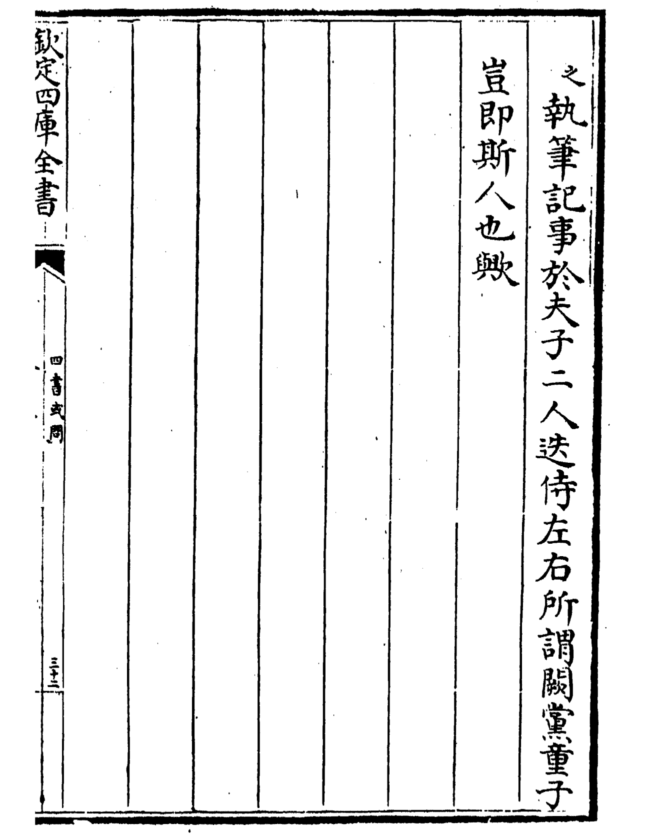
已以求其本則尤非此章之意也諸說之外胡氏形容修已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捧盤水如雷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或問四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詳矣張子安死賊生之說疑或未安范尹氏皆以為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

葢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諭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楊氏之說亦然蘓氏以為聖人責人未有若是之怒者則失愈甚遠矣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葢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絶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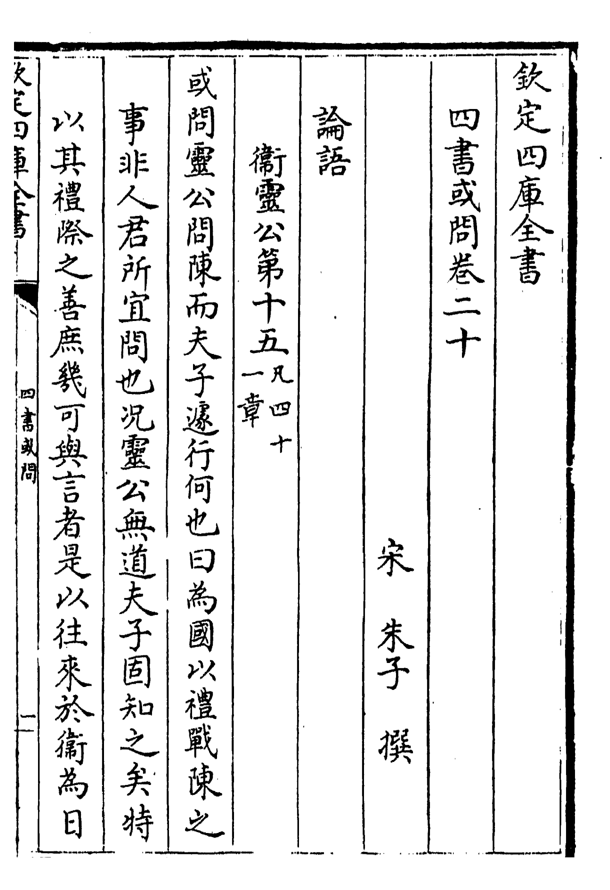
亦善楊氏所謂自索以形骸之內不以毁譽經其心者則老莊之餘論也亦異乎程子之言矣曰然則程子何以知其非莊周之流也曰使其為莊周之流則夫子必將以理曉之不但直數其罪而已也

或問卒章之說不從諸家何也曰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視童子之踰僭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為抑而教之得其旨矣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


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

豈即斯人也歟

四書或問卷十九





四書或問卷二十

宋 朱子 撰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

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葢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

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曰諸說如何曰尹氏得之范氏所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亦前篇之失也謝氏之說亦非夫子去衛之意盖以兵而言陳固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則兵又治道之末也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之說亦非是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況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為禮之末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

孔子之對而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賾哉且賾雜亂也亦非隱奥之義固窮二說孰是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愠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愠也窮斯濫則不可愠也是亦不待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諸說如何曰范

說意善而語不精謝氏不欲以子路之慍為不能安貧而以惡上下之無交為言又謂知此則窮達不在我者皆失之過也楊侯氏皆以窮斯濫為夫子戒子路有以見聖人謹微之意然楊氏委曲詳盡侯氏切直簡當又各有所長也讀者宜深味之

或問二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

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盖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

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

此所行無一非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
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諸說皆善但皆有以博為病之意而侯氏為尤甚蓋既謂之聖人則不可以學言既曰窮理則不可謂何用多學也其語意之間自相抵牾蓋如此是蓋

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楊氏之說則善矣然其引顔子之意為說不若但引孟子之言之為當也

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愠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諸說惟范氏近之而其意似專指陳蔡之大夫也諸說多謂知德為自知其德而以食

不知味為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既曰德則乃已之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侯氏所謂知德則知道者語尤倒置不知其所謂道德者如之何而别之也豈其陷於老子失道而後德之言而不自知也耶

或問恭己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手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

以然者也諸說如何曰范氏以用人為說呂氏以體信達順與人為善為說楊氏以奉天為說固皆善矣而夫子之言未及乎此也自古帝王之為治葢亦莫不然者夫子何獨於舜而稱之乎故詳味夫子之言則此章之說侯尹氏得之為多而謝氏說又見其所以獨言舜之意雖若與侯氏小異然合二說而觀之則知其時事心迹無一不然而足以見聖人之言葢非偶然而發矣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

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閒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已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

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
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程子於此無所解釋而微發明
其意或借其語以明學問之大槩故承其說者多所
謬誤如此章問荅行字之意皆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
爾范謝楊氏乃皆以爲身不行道之行者非也范說
道無往而不可所見無非道之云亦虛矣又曰使子
張從外而入者尤非是夫忠信篤敬豈從外而入者

哉獨其論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内不足者得之耳謝氏君𤋮蒿悽愴之說亦過之參倚之說與楊氏語雖不同而意實相似也若以為别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而往來乎心目之間葢源於程子所謂所見何事者然本文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爾程子亦姑欲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之間而其意初不若是之恠誕駭人也今曰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既出入乎

老佛之間其曰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亦但為須刻之間頃整精神檢攝念慮以博取其所謂似有形象者耳是亦出於近世異端之餘論豈大學孟子與此章之本意哉尹氏比諸說最為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葢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

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兾其效也其旨深矣

或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諸說如何曰楊氏至矣然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葢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

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范氏大意得之謝氏所謂燮君者善矣然專以明哲保身為說則亦有所未盡也夫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初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激訐之過則在已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計也侯氏謂史魚知直而不知權史魚之事於君臣之正亦或小失之非獨不知權而已

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多善但范氏以夫人為不得其所處葢曰我所以處人者不得其所耳而語意不明讀者不能無疑也楊氏成德達材之分德之與材固有優劣然其中亦自各有小大之差爾不可專以德為上而可與言才為下而不可與言也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太拘而於事理亦有所未盡耳

或問殺身成仁之説曰程子至矣尹氏亦為得之范氏雖不精密而亦寛博有味曰然則此章之旨其詳奈何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吕氏之説如何曰此其意以為德者吾身之所有殺其身則是不私至德也然而殺身以成仁則是雖若不私至德而乃所以私至德也其語亦太

巧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曰仁人於死生無擇云者蓋以仁人惟仁之安而於死生不見其有若樂之異當死則死非不得已而捨生以取義也然但曰死生無擇則似以仁人之於死生都無所擇而聽其自然耳如此則與釋氏之說無異而於聖人此章之旨正相反矣又謂外物亦不足以間之者則亦有專以心言仁而不兼於事之弊若如此言則老釋之學亦有外物不足以間之者而遽以彼為仁可乎哉曰志

士仁人之分何也曰楊氏之説得之若侯氏遂以志士爲仁人則非矣曰其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奈何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葢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或問九章之説曰程子楊氏得之范氏由己由人之説踈矣彼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己乎

哉所引中庸誠明明誠亦非是顔淵聞夫子之語而請事焉固不得為自誠而明矣若舜之事則其本固誠而下兼衆善耳非自明而誠也吕氏以事賢友仁為達仁則是以已既有仁而達之非為仁之事也謝氏專以敬心生為仁而於觀感切磋之際皆有所略而不道恐未免乎容易輕率之病蓋其平日所以論仁若類如此非聖賢之本意也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

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歴丑轉寅而三陽始俻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歳之端葢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歳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

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

其必有未備者矣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范氏但以為治天下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踈矣謝氏非使顔子致戒於斯者猶其論是吾憂也之意楊氏以此為亦從周之意者葢以其監二代言之說見第三篇矣若尹氏庶其不失程子之意也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詳矣凡前三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盡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氏之所推言者得之而其所謂自克者不若楊氏所謂無誠心己矣乎之說則楊氏不如范氏之為得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賢葢不至是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獨范氏之意若以為横逆之來反己而不以咎人者似非此章之指葢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其

意則猶所謂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為横逆而發也若以横逆言之則直無責人之理不應猶以薄責為言矣其以不能遠怨為未知自愛者亦不可曉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非以自愛而厚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洪氏之説亦善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范侯尹氏用舊説謝氏為一説集註又有兩説而其一近蘇氏蘇氏曰云云惟謝氏乃莊生

過而不悔之論非聖人本意也未知其孰是也讀者求之

或問十六章之説曰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諸説之是非推此決之可也曰子以慧

為智而謝氏乃有與智相似而不同之説何也曰慧之為言固明智之稱也吾之所言字之本意也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謝氏之所譏以其小者而言之也然曰與智相似而實不同者亦非是所謂智者固亦不能無大小之辨也曰察慧才智之説如何曰察慧葢謂以察為明者非此章之意也若曰才智則又質之美而德之正者尹氏不察夫小者之為病而欲併是絶之其失遠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謝氏得之楊氏尤密然於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之於義文意始完備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呂謝氏得之矣程子又嘗語朱長文引此章之語而發明之其意尤切而精義失之今見文集學者可以考也范氏引名譽以崇之謝氏引列禦寇事則皆若有未安者

或問二十章楊氏之說不大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

者吾是以著之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氏所謂不期於爭不期於黨者語涉新竒無以知其意之所在恐其直謂不欲其至於是耳若然則恐非聖言之本意也楊氏語意亦疎蓋崖異未必皆與人爭其所謂和蓋陰指乎和而不同者言之而未有以別乎知和而和之和也其論古人用字不同之說則得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一無所取於諸家何也曰諸說之於此章其意則皆美矣然其始既未察乎毀譽之所以名其卒又未知所謂斯民者為指今日之民也是以其為說也類皆不附經文而直述已意使人讀之但見義理粲然曲有條貫而莫知其果欲置經文本意於何許也故其是非疎密之際若有不可得而校者然熟察之則於經文之本意似皆未有所指是以不得而取耳曰然則毀譽之說奈何曰吾既略言之

矣請復詳之葢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葢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葢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黒白者但有先

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

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曰斯民之指為今日之民何也曰此難遽論請先考諸家之意而以經文訂其得失然後此意可得而言矣古注范游氏皆以為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夫子之毀譽不私也此說善矣然如其說則經宜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謝侯尹氏皆以為三代之毀譽於人皆以直道亦如夫子之為但侯尹不指言其為民而楊氏又自為

一說亦以民為言但以毀譽者為一人直道而行者
為一人耳此其說亦皆可通矣然如其說則經宜云
此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亦不得如今之云也
凡此數說既不通矣則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
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
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
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
者乃三代之時則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此經意

隱微而衆說雜亂是以讀者不暇細讀而詳考之耳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為粗得其文意者豈西漢諸儒嘗有是說而何晏失之歟曰或者之一說如何曰是則近於古注范游之說但斯民則通古今而言耳然其旨味比前說差若淵天讀者擇焉可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之義皆有所未通楊氏葢庶幾焉而范氏意謂夫子之見聞猶足以及今日史

書之所闕者葢如三豕渡河之類此意亦善但其下所謂闕以示信以下則又可疑恐不若從胡氏而闕之之為得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巧言亂德楊氏所論巧言為他人之言者得之但以亂德為疑於有德則與下文亂大謀者不類矣范謝氏以為自為巧言能亂已德是又務内而畧外之失而又欲與下文小不忍者同科葢不知彼言之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

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且巧言之人何德之可亂而巧言之害又何止於亂德而已乎若以亂德而言則其所以亂之者又不特巧言而已也尹氏以為慎言可以成德則亂德者乃多言也非巧言也其說亦不通矣小不忍范謝楊以為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為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為盡其意耳曰然則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强弱不同而皆為不忍何也曰忍之為義有所禁而不發焉爾婦人之仁不

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尹氏所謂忍性者葢亦可以兼此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同而楊侯尤善張敬夫又發明之義則益備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為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

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謝說亦善但徇道不求道之云似非本文之意楊尹所引皆與此文不類而楊氏為尤甚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諸說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楊尹之說得之范氏所謂餒存

焉祿存焉者得之其曰未必得祿以下則於文勢繚戾而不倫焉其所謂治本而不恤末者雖若得之然其所以為說者亦非也呂氏易憂貧以憂道者善矣然亦非本文之意謝氏能處貧之說亦非也君子之於貧賤自不足以動其心非以其來既不可却而吾復有以處之然後不以為憂也尹侯氏以耕而謀食為學以進道之譬而不以求祿為不謀食意亦善但文勢不甚平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也胡氏

曰聖人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因其材而發達之謀食憂貧識趣之最下者亦必誘掖使不淪陷於卑陋也言雖平常意則高遠矣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備矣宜深玩之范呂氏亦為得之謝氏養仁之說則又重內而輕外賤物而貴我之意也楊氏相因之意甚善但動之不以禮以下有所未安葢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大抵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

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曰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臨政處己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兩言之也曰周氏之問程子但以為未能

體仁而不及乎他豈皆以當於禮乎曰周氏所謂莊涖者不知其為敬心之發而以為外設藩垣不考曾子之意而誤用其語所謂動之以禮者又不深考於此文之本旨而誤以動為己之作為也亦不但未知體仁而已然程子之不辨者葢姑指其大失而未暇悉及其小疵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其所引四十不動心者若可以明大受之意而於小知無所當疑或以孟

子之不動心不及告子之早為言然亦未有以必其然也范氏云君子之道大以下得之但章首四句語意若不倫者其亦疎矣呂氏於文意尤不合葢其牽於經文可與不可之云欲皆主於君子小人之身而言殊不知若皆主於觀者而言以為稱量斟酌之語則尤無可疑也謝氏以大受為受道固大受之一事然觀本文之意似不指此必以此而言則亦貴理而賤物之意也其他語意不明然細考之似以為君子

之於道得其精而遺其粗故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之於道滯其粗而不及其精故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若果如此則亦誤矣葢就其說而論其文義則不可小知者自有所不通以其說而折諸義理則又安有得其精而決不可以兼其粗得其粗而決不可以求其精之理乎其以相馬之說為喻則吾已辨於序文矣楊氏養其大體之云亦非此章之意與范氏章首四句其失略同侯氏以君子所為衆人不識為不

可小知似亦近之而文義亦有小不合者惟尹氏為庶幾得之然亦未知其所謂不可小知為如何要不若范氏之說為明白而無疑耳此外吳氏張氏之說亦善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者張敬夫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舊為此章之說以為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然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

有急於水火者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葢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葢近於侯氏之說然以今觀之曲折太多似傷巧密殆不若范氏之為得也但其語雜亂今節而取之曰凡民之情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葢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為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為仁也如此則語簡而意明矣若程子之意則其論畏仁甚於水火者猶范氏而以蹈仁

而死為殺身成仁則可疑矣葢蹈仁者未必皆致死
也殺身成仁其亦不幸而萬有一焉耳況聖人之於
不肯為仁之人而遽責之而必死於仁乎其地位亦
大遼濶矣謝氏與侯氏略同但以水火能養人而亦
能殺人仁能養人而未甞殺人為甚於水火則小異
耳楊氏首句與侯氏同下二句與程子同但其曰冒
利者小不同而又以蹈水火而不蹈仁為喻利而不
知害則是責民之蹈水火而不責其不蹈仁也侯氏

於此章之文義則固得之矣但死於仁是義也非仁殺之也以下數語與說殺身成仁處相似所不可曉葢其意若曰殺身以成仁者非以仁致死也理在當死必死然後為仁故君子不欲生以害仁而甘心赴死以成其德非以為仁之故陷於死地乃不得已而就死也然其辭有未達似欲為仁解紛歸咎於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

先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
以有讓也葢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
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
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顔子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
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
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
有為者發各有所當云爾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

侯尹之說皆善然未有發明夫子勉人勇於為仁之意者若吕氏則固失之楊氏又以為得之於己不容有讓高則高矣然未免乎誇夫義理之為己私得而喜其不可以分人也是亦非聖人之本意矣且於不讓之文亦有所未合云

或問貞諒之别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信之别則程子得之但所引孟子之言為未安若曰借彼之執以甚

此之固執則可耳范尹之説亦善但范直以信為諒尹以諒當信則為未密至於楊侯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胥失之謝氏非以正行之説似若過高然亦不失本文之意但以解釋文義為不切耳

或問敬事後食之説曰夫子之意葢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説於敬其事之説皆得之而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試以范説考

之集註則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為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張敬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遑䘏其事則失其義矣楊氏又以庶官代天不可不敬為說亦不然但事自當敬耳豈必為代天而後敬乎其曰矯誣而不可禱者又因代天而遂支蔓以及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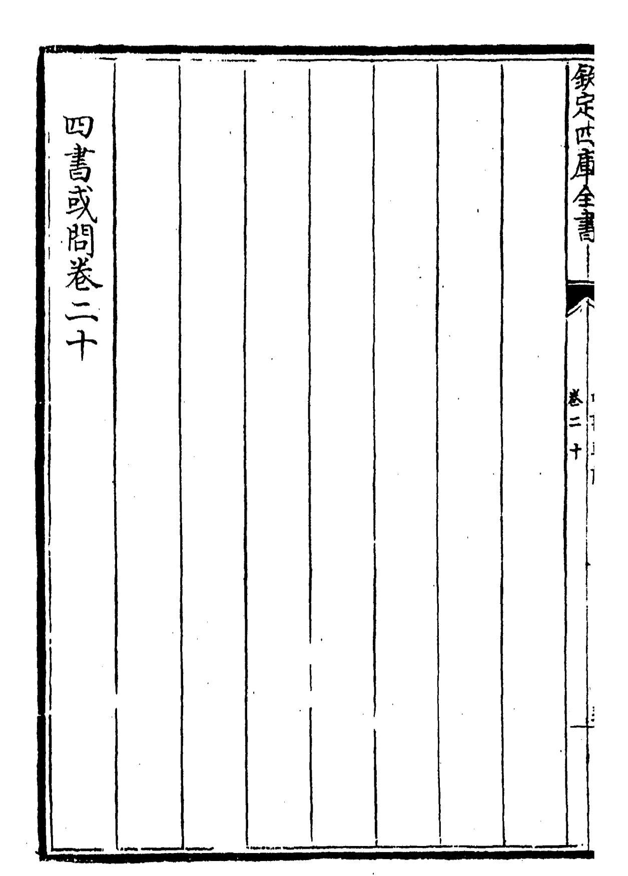
或問有教無類之說曰諸說文義皆疎而侯氏尤不可曉惟范氏以人性為言者得之但以為有教之以惡者則非矣教之得名本以修道化民為義孰謂導人於惡而可謂之教乎張敬夫說則詳且盡矣然其於文義則不若范氏之為得也張敬夫曰所禀之質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非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也

或問道不同之說曰張子兼上章而言善矣范亦得之楊侯之說失之矣三仁所處不同而未嘗不相為謀也葢歸尚同矣則何害其為謀哉雖或有如伯夷之於太公者然非如君子小人決無一事之可相為謀者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尹得之但范尹教人不侮鰥寡云者非是若曰聖人之仁心於是可見則可矣謝氏不歎之說恐非所以語聖人楊氏之說則張敬夫推之

尤詳矣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竊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侯氏以為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

鬱無聊也不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四書或問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或問卷二十一

宋 朱子 撰

論語

季氏第十六凡一十四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家之說皆隨文釋義而未嘗考其事實故其言若有所未當者惟謝氏以為罪二子之瘠魯以肥三家者得之但虎兕龜玉之譬未然而蘇

氏所推兩條考之尤密

蘇氏曰上富而下貧則不均矣君臣相忌則不和矣民不信其上則不安矣有無相通謂之均君臣相悅謂之和上下相保謂之安又曰舊說以蕭墻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但均無貧安無傾遠人不服等說亦為不然

耳蕭墻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白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

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曰然則諸說雖不當其事實其得失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其曰疑冉求教季氏者亦非也求相季氏而以其家

事來問此其與謀必矣何疑之有其引億不信者尤無謂也呂氏之云乃為季氏畫策以傾魯者其考之亦太不詳矣且季氏臣也魯公君也等富若何而可等耶若曰初不指是而為言亦未知其若何而為等也楊氏真以冉有之所以為之辭者為季氏之本謀而不察乎夫子之所以辨而詰之也侯氏器識窄狹之云似以為季氏之慮不能及顓臾而但在蕭墻之內其於文義愈疎濶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世數之說呂謝楊尹得之而呂楊又兼理勢而言語尤完備范氏以為天子十世失其天下諸侯五世失其國大夫三世失其家則於文勢有所不通而又於後章強牽其說以附合之其亦誤矣庶人不議之說唯呂氏得之范氏蓋有所避而迂其說意則善矣而非經之本旨也楊氏之說過高而不實尹說又蒙上句而為言恐亦不必然也呂謝尹說併在後章

或問三章之說曰范氏之失其大意前已辨之矣其世

數之說亦非也祿去公室則政不及於大夫將何之耶益牽於前諸侯五世而失其國之說故併與此而失之耳曰蘇氏如何蘇氏曰或謂田常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苟有其德雖湯武以諸侯用天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三晉雖不足言然其所以有國者豈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

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吕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或問三友之説曰張子尹氏得之謝説善矣然猶其論

子貢問仁之意也曰然則此章之旨其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柰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

或問樂節禮樂之說曰諸說皆以爲以禮節樂以樂節

禮而不使流離相勝其說美矣然以下文二句例推之則此句未應遽至如是之密也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節雖與諸說不同然亦未免於太重而文勢又不順亦不能使人無疑也惟呂氏說為近之而復有所未盡故竊獨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樂道人善之說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益乎已也諸說皆以益於人言之失其旨矣惟呂氏為小異然亦非經之本意也曰然

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悦慕勉强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損者之樂則范氏得之矣曰然則其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也

或問三愆之說曰范氏之說善矣然各有所偏兼而用之可也不然則或無以節乎内或無以齊乎外而不免於愆矣呂楊說過之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未見顔色而言亦失言耳未見其所謂失人者侯氏愆字之義亦非是愆謂過失之過固皆過也但便以過失之過為過不及之過則不可

或問三戒之說曰程子盡矣范氏亦為得之但所引舜

曾子事其意有未盡者舜之血氣雖衰然其志節則未嘗衰也故薦禹於天而不以天下私厚其不肖之子與常人之衰而貪得者異矣若夫曾子之將死至於不可以變必舉扶而後能起則其血氣之衰亦甚矣但其言如此則其志氣之不衰可知若但如其所言而已則是謂舜不如曾子也而可乎呂謝尹說亦善但老而戒得之說呂不如楊而楊氏至大至剛以下則務為過高而非此章之意也侯氏所謂制事制心

終日兢兢者是乃所以為戒也非成德也無終日之間違仁者成德也非戒也乃反置之其亦不精之甚矣

或問三畏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尹氏得之然大人聖言亦天命之所當畏也他說語意皆疎如天命之說范謝以為天賦厚薄之分者非是呂氏吾命之云似亦未嘗蓋稟之在我則謂之性而不曰命矣大人之說范呂以位言謝楊以德言皆失之偏合之而後備

耳凡此數者下有闕文

或問氣質之說曰程子言之已詳亦具於後篇矣曰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絶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胷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

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說亦善此與中庸本文之意雖非專為勸戒而發然其語意上

下之勢似亦有此理者謝氏所謂人皆有聖質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禀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耳夫生而知之者豈其氣禀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敏而得為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强以求復其初夫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殆為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

其初之事也不止於踈而已也

或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下有

闕文

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至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人說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事事

雖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說

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此有闕文亦善張敬夫曰見善如不及好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誠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

或問陳亢之問曰程子楊氏得之范氏以為興於詩故可以言者於文義殊不切而其他說則善謝氏詩禮之說各得其一偏若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蘇氏之說亦善蘇氏曰不學詩而言則其言啓直情無禮義之文也侯氏之說愚所聞於師者近之但不如是之放肆而慢者耳蓋曰陳亢實以私已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

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此意雖與侯說有相近者然其氣象則不同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當如吳氏說諸家皆以正名為言過矣當時邦君之妻稱號未嘗不正唯侯氏妾母之說為近之然又安知此必為孔子之言耶

四書或問卷二十一

四書或問卷二十二

宋 朱子 撰

論語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以為夫子孫辭避禍謝楊氏以為非苟然諾而無所詘若是不同何也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

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荅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然味其㫖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四家之說各以其一意明之固若有異然實則無不同也曰范尹氏皆以夫子之不絶陽貨也諒乎曰是葢本程子之說程子之說不見於他書而獨載於范氏之說豈其所親聞而識之與然程范因聖人之不

避陽貨而發則可尹氏乃以夫子本無絶貨之意而貨疑其如此然則欲見而不見往拜而瞯亡又何為哉曰他說如何曰楊氏以不避陽貨為使知所以瞯亡者恐聖人無此意而亦不必如此然後彼知我瞯亡也然其辨揚雄之語則當矣侯氏以吾將仕為仕在我者亦非葢與人言而及已事無不曰吾者何獨此為權在我耶此外則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伸道雄之意葢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黽勉莽歆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

於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或問二章之說所謂氣禀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葢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

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以來為說如此呂氏盎祖其說而語意有不完者若范尹則失之矣夫既曰善至矣而又何以相近言也謝氏說在後語意亦放此曰然則

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備矣曰然則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禀生

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

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禀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禀賦之異而不可移也若諸家之說張子范謝氏皆以為習旣相遠而後不移盖皆失之至尹氏以才分暴棄而言則固同於程子之說然又曰非得於有生之初則又雜取謝氏之言而同乎張范之意矣二說不容相入不知其何以合之也曰游氏之說如何曰其論聖賢言性之不同曰有探其本者是矣其曰

有姑據人所見而言而以性習遠近惻隱之心之類當之則非也性之相近以氣質之不同也惻隱之心性之感而發於情者也二者旣不同矣然聖賢亦曷嘗姑據人所見而指是為性哉若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性為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

且獨以出作入息飢食渇飲者為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用佛老作用是性之言為主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為性者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謂托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釋氏受胎奪陰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以成性為入之所為也其説亦皆誤矣曰楊氏之説如何曰其大意則善矣然殊不發明所以

不移之意而專以可移為言亦疎矣其一又曰從彥者其門人羅公仲素也所引天地之性人為貴者得之矣而楊氏所以告之者是以張子之言為未至特以其有益於學者而存之耳然與上文不可輕議之說不同恐記錄之或誤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范尹氏得之但范氏所謂觀子游之對者恐無此意而尹氏以為夫子真笑子游而不知其為戲也曰諸說如何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

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今吕氏以為孔子笑子游施小而效微為未當則是禮樂者尤不可用於脩身齊家而必施之於天下然後為當也豈聖人之意哉又以辨之則反惑不辨則無害而徒受以為戲則亦皆出於較計之私而非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也謝氏之失葢亦類

此而不至若此之甚但其曰好惡與人同若以孔子為惡子游之為者為不可曉而君子小人之云恐亦非文意也楊氏又以莞爾為喜聞絃歌而以牛刀喻子游之才其意亦善但果如此則子游之對似全不領略夫子之言者其說亦不通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東周當從舊註及張子說其頗未盡者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

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謝氏之失則張敬夫辨之矣張敬夫曰弗擾不禀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爾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為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尹氏辟咎之說雖易象有之然非所以論孔子范氏忠信篤敬之說亦然已論之於第九篇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曰一恭而仁道盡者似亦太快恐其記錄之或差也葢以恭為得求仁之大本則可以為盡仁道則未可不侮亦謂不侮人耳范

氏之說恐未然也又謂信則不疑人任其事亦非是

其曰子張未能守也故告之以五者尤非聖人救偏

藥病之意也謝氏以行五者為所以為仁是也而遽

以五者之效為仁之發則亦太急而無序矣至於楊

氏之說則又子貢博施濟衆之論也士有居環堵之

室而足迹未嘗出於鄉閭者則又若何而得仁乎侯

尹以五者為仁之屬則有非其類者若曰以包四者

而言則又豈止於此五者耶侯氏又以為聖人之仁

則失之益甚此夫子所以告子張者豈聖人之事哉其好為高說而不顧文理類如此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匏瓜不食之義恐未安而示人以跡之說則已論於第五篇矣楊說亦佳其論子路尊其所聞之說為尤善尹氏蓋祖程說而所謂不絶人者尤得程子所未發也張子說於文義事理皆所未安范氏歸潔其身之云非所以語聖人張敬夫推明楊氏之說其意亦善張敬夫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

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侯氏皆以為真有六德而不知學故至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者似是而非故有蔽則與范侯說正相反矣而亦非也葢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之僞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今曰似是而非故有蔽則是所謂蔽者又在於愚

亂賊縱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為得之
或問九章之說曰可以興諸說皆得而程子謝氏尤善
可以觀則諸說皆未安夫子之意葢謂詩之所言有
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
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而張子以為觀衆人之志
范氏以為觀衆人之情呂氏以為察事變楊氏以為
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賾皆各得其一偏而謝尹
氏以為無所底滯而閱理自明則是所以可觀者不

在於詩而在於學詩之人明理之後也其失遠矣可以羣可以怨諸說皆得之而吕氏疎矣事父事君之說范氏亦疎忠孝固人道之大然詩豈獨爲是而已哉吕氏之意則善然詩於君臣父子之際亦不但如此而已也謝楊尹說則大無發明而亦未有過末句之說則張子吕氏得之程子楊氏之說似已過高詳本文之意恐未及是也

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

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葢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葢詩之正風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叔子之意善矣但不然以下辭若有所不足疑記者之失之也以尹氏所謂欲身修而家齊苟不為周南召南則猶面墻而立者足之則其義備矣若程伯子則語雜而范氏意

寛皆未有見其端的至張子所謂為二南之事者則似過之惟其以是為說是以其所謂正墻面者不以為不明乎治家之道而以為不通乎治國之事者也其意欲密而所以為說者反疎矣呂氏之說意亦同此謝氏止乎禮義之說未足以語二南其曰盡性至命之事則亦過之盖盡性至命之事固不外此但語之之序則未當遽及此耳豈亦忽二南之近小而必美其言以至於此然後厭於心歟然則與聖人此章

之意正相反矣楊氏以不得其門而入爲言亦借用他語之過此章正爲不能明之於内以達乎外耳豈反欲其自外而入哉此其惡出而喜入之意與前所謂好高而忽下者大略相似恐習於老佛之餘弊也

或問禮樂之説曰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者正謂此也詳味而深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異乎程子者何也曰

程子以禮言禮之體也二氏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雖殊而各有所指但此章之旨則當以程子之說為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尹之意同謝氏自為一說合而觀之其意乃盡楊氏似范氏而小不同侯氏說賊害者非是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而蘇氏之說亦當蘇氏曰以其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強可以引而進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但其所謂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者未中鄉原之病也呂謝各為一說與衆說異然皆非是

或問十四章之説曰諸説文義皆不明白今詳其意范楊尤不可曉且當置之而論其餘尹氏似以為有德者之所不取謝氏侯氏似以為自棄其德二者未知其孰是然以二字文勢及上章德字之例觀之則尹

氏勝以上下句相求而以上章賊字之例推之則謝侯說似得之而有未盡也蓋以其事言之則固爲棄其德矣然不曰棄夫德而曰德之棄蓋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爲德之賊也若如尹氏之說謂其爲有德者之所棄則上章德之賊者亦曰爲有德者之所賊可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侯謝氏得之而蘇氏亦足以驗其事實蘇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

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但患得之文義自通不必增字今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耳呂氏以為憚於任事故患得洪氏以為患其得之而不能當亦皆誤矣彼鄙夫者亦志於得而已矣豈憚於任事而患其不能當耶楊説無病而語意頗疏既曰無所不至則又豈但不能盡忠而已哉

或問十六章之説曰尹氏得之為多范氏矜字之義得之而謂狂者以進取而肆則不切以愚者為率其性

則與中庸之所謂者不協矣謝氏矜愚之說則得之而以狂為過中則亦汎而不切葢狂固過中然行之過中者不止於狂也若以狷而過中則何與於肆哉又以蕩為自恣則蕩之與肆亦無以異矣楊氏不釋肆字之義而因蕩字以見之於理固有所不足至於廉字之說則尤支離矣大抵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分辨而失於峭刻耳至於廉而不劌則是大賢以上全德之事夔之所以為教皐陶之

所以取人不是過也今以不足通物為廉則不取其有辨之意而太貶又以不劌者當之則又不見其峭刻之病而太褒進退無所據矣愚字之義亦然其直者本但為不達事理而不為姦欺耳未見其可强而善也至其為詐亦但其疾之不美耳所謂愚者初非下愚之愚也安得遽以不移絶之哉此又牽於援引之失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侯氏肆蕩矜字之義得之特其所謂難與並為仁者為未切而於愚之直詐

亦有未盡葢以直為真實不隱則未見其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侯微巧者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范尹得之而未盡謝氏覆冒之說鑿矣楊氏則尤不可曉也葢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相害而難知易見之害衆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

非聖智不能察也是知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今楊氏乃於三者之中無故各分二等以為有不能為害者有能為害者既於文義事理有所未協而又曰不能為害者遠之可也必能為害然後聖人惡之彼既不能為害矣而又何以遠為哉若必其能為害者而後惡之則吾恐後之有國家者將有曰聽鄭聲親利口而曰此未足以亂雅而覆邦也侯氏章首三句亦楊氏之失而所謂似是而非者則

得之惜乎其推之有未盡也所謂足以悅人而易惑於鄭聲利口之害亦切中於事情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謝氏之言至矣學者宜熟讀而深味之但張子後說非以正解此章之意而其語亦小可疑也曰其曰山河大地之說何也曰釋氏之言此多矣今不知其何指也以上文求之豈亦幻妄之云乎范蜀公有言持國好閉目而坐想大地無寸土益信乎其以是為病矣其曰信是會禪何也

曰此亦假借之辭以曉韓公若曰如此則其為知道
而無事乎彼之虛言非真以為知彼之所謂禪也其
卒章數字則疑其闕文誤字而不可曉矣諸說如何
曰范氏所謂有言則入於二者莊生之說也以為夫
子未免於有言而方有意於不言是亦不足以言聖
人矣吕氏以為德孚於人故不言而信者亦非夫子
之意若如其說則是孔子以為德孚於人而欲不言
以信之也其廣已而造大如此聖人氣象其必不然

矣楊氏以為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葢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為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

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為說者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夫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為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為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為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為日用彝倫之外别有一物恍恍惚惚逈脱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

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尹氏謂聖人與天地同德故以是發子貢亦非也夫聖人固與天地同德矣然非自以為己與天地同德而欲以無言自表也此其為病又有甚於呂氏者然恐其意不至如是之差特其辭有未達而陷於此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其大旨則程子得之矣謝楊各有發明而皆有未盡者蓋禮際不善無所稽考難以措言而以為不足見者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惟吳

氏得之為多故今集註取其文而頗以謝楊之意足之蓋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洪氏胡氏皆以為學士喪禮乃此後事聖人蓋不終絶之又與吴氏小異云

或問二十一章諸家之説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

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之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

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為之諱而未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誠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

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誠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絶之辭也豈使之

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之自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其引樂正子春之言則似矣而亦未察乎子春之事乃其不用情而過於禮者故悔而思有以俯就之耳若宰予之情則又烏可用而遂短其喪也曰若以宰我之無所不薄為不仁如何曰是亦未知其短喪之已為不仁之甚不待至於無所不薄然後為不仁也豈

習於孝弟為仁之本之說而失之與然則諸說孰為得之曰范氏之說為有當於人心矣謝氏特恐賢者過中以上亦然洪氏所謂禮壞樂崩之意亦善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以告之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荅

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此章之通義則李氏之說尤為有功李氏曰宰予於三年之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又聞期斷之論是以疑而問之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而後言父母於其子之懷使知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安與不安固當自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知其所由來也但其以懷為懷念之懷則於文義為未當耳推而合於范謝說之善者使相表裏焉則此章之旨庶乎其無所遺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真以博奕為

可為則失之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説曰程子范謝尹氏得之而尹氏為尤善呂氏之意以君子為有德之稱則誤矣若以德言則豈至於無義而為亂哉蠻拳兵諫世或有之然亦鮮矣非聖人之通言也楊氏以君子為有德位之通稱而釋二字之義甚善葢古者不以不肖治賢不以賢事不肖凡在上者必其賢於所臨所治之人也故後世因以君子為有德之稱葢其義初不異但所

施有不同者如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皆以位言之耳其以守約對守義而言於孟子之文義亦有所未安者為亂之說亦非也為亂之名所包甚廣非必皆後其君者之所為顧亦牽於援據而至此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説曰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絶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

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詛溥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胡氏以下流為卑穢之人上謂賢於己者然舉凡在己上者而兼言之則可欲以一說遂廢其餘則偏矣然此兩言者豈亦以救子貢多言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强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范氏之說於此二句亦為得之他則疎矣其以諫為訕尤害於理訕之得名正其以不告於上

而顯言於衆耳謝氏訕上無禮似是而非之說得之
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
意之不臧耳楊氏之說則善矣侯氏章首兩句甚善
而其下文意若不相屬者若曰但衆人或蔽於私而
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惟仁者能惡人
者也如此則得之矣者字葢指人而言之尹氏誤以
為在已之事故有二者之别以徼為伺察葢本洪氏
之說古註以徼為抄蘇氏以徼為僥倖似皆若不如

洪氏之說

或問二十五章之小人何以知其為僕隷下人也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諸家說皆失其旨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無異義但其終也已尹氏似以己字為重恐非文義侯氏之說尤疎惟楊氏說為庶幾耳謝說亦未安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焉亦不得為同矣

四書或問卷二十二